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37

2013年7月18日

南懷瑾逝世經過

劉雨虹

編者按：2012年中秋節前，南懷瑾逝世。具體過程流傳不同說法。爲了對南懷瑾負責，2013年6月19日至7月12日，劉雨虹用博文〈東拉西扯 說老人、說老師、說老話〉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在互聯網給出一個版本。¹ 經王小強請示作者同意，印《參閱文稿》。編者加文章標題；其他文字，包括分段小標題，均爲原文，經過作者審閱。

老師為什麼去醫院

多日來，常常聽到一些不實的傳言，有關南老師走前的一些情況。老師生前曾多次說過，他是不會進醫院的，2012年8月身體欠

¹ 見劉雨虹的博客，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002617824>。

安時，也說過不去醫院。

8 月下旬有一天，沙彌（郭姮晏）特別請了一個著名醫院的醫師，來給老師看診。這醫師建議老師去醫院先作檢查，老師也沒有同意，因為老師始終是自療，吃的是科學中藥（成藥）。

關於這方面，宏忍師最清楚瞭解，因為她畢業自廈門大學中醫學院，在多年隨侍南師的歲月中，也跟老師繼續學習有關醫理各方面。

南師 2012 年 8 月中旬，閉門休養，8 月 27 日起也不再到辦公室了，有重要事務則上樓請示。不久南小舜（師之次子）及南國熙（四子）分別從溫州、香港前來探視，老師仍表示不去醫院就診。

8 月 28 日，陳照鳳（老師在臺灣學生）從臺灣前來，幫忙照應老師。接著在上海幫老師的阿姨，也來協同永會師、宏忍師等照護老師的工作。

9 月 14 日這天，宏忍師值班照料，到了中午時分，老師咳嗽不止，很久很久，情況未見緩解，宏忍師侍奉在旁，問道：“老師，要不要改變方式，到醫院去？”

老師說：“好吧！你要通知大家”。宏忍師馬上聯絡李素美、沙彌、馬宏達，以及南家兄弟們等，立刻安排救護車前往上海的醫院。老師對沙彌說：“你去拿那個箱子，裡面有 30 萬元，你收著”。沙彌說不要，當時照鳳和宏忍師都在場，老師說：“你拿去”，沙彌才去拿。動身前，老師說：“此時要借用一下西醫了”。

在救護車中陪同的，是李素美、何碧默（國熙妻子）、沙彌和宏忍師四人。另車在前行的是許江和郭或嘉（沙彌弟）坐的車子，牟煉駕車隨救護車之後。馬宏達於訪客走後，即趕赴醫院。

老師為什麼答應到醫院去呢？自從老師不適，多日來，病況反覆，服藥並未見好轉，按照老師平日不願麻煩人的作風，眼見多日

來同學們的辛勞和不安，只有前往醫院，才能改變困境，解除同學們的重任。

這是大家心中的猜度，因為老師永遠是先想到別人的處境。所以，老師最後終於選擇了住進醫院，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了減少照應他的學生們身心的負擔和勞累。

醫院中的五天

送老師去醫院的救護車，在 14 日下午四點多鐘出發，路上曾略有阻塞，到達醫院時已經是六點多鐘了。

醫院先給老師做了初步的檢查，心電圖、血壓……然後才進入病房。醫生立即開的藥是：消炎、化痰、利尿。

老師服藥後不久，咳嗽減輕了，小便了幾次，老師還開玩笑的說：“到上海來，就撒了三泡尿！”

當晚是宏忍師和小君守夜，照顧老師。

次日（15 日）上午九時，老師的兒子南國熙夫婦趕來了，南國熙還對老師說：“鳩摩羅什也害病啊，而且病了很久”，老師聽了微笑，輕輕拍了拍國熙的頭。

由於來照應的人太多，不能都在病房中，醫院很周到，特別撥了一間辦公室給大家作為輪值休息的地方。

老師的二兒子南小舜也趕來了，老師忽然對他們說：“我對不起你們”，兩人聽到就哭了，因為 9 月 9 日的時候，老師也對兒子們說過一次對不起他們。小舜和國熙說：“爸，不要這樣說，都過去了”，旁邊有幾個同學也掉下了眼淚，深知老師多年來公而忘私，不能不疏離家屬，甚至國熙每來大學堂看父親時，照樣也要繳住宿費的。

看到老師的病況好轉，大家都安心了，以為沒有問題了，李傳

洪就回臺辦事，南國熙感冒怕傳染，夫婦二人回香港去了。

16日上午，老師還與大家閒談，並囑咐沙彌快回去照看實驗小學。到了傍晚，老師又開始不太舒服。

17日上午，老師喉嚨不暢，南家兄弟家人和許多同學又都回來了，馬有慧、彭嘉恒夫婦也趕來了。馬有慧給老師背部按摩後，老師覺得舒順些，又請宏忍師拍打背部，促使積痰吐出。

醫生來了說，傳統吃藥療法，如未能治癒，必須做進一步檢查，找出病源，才能判斷正確，徹底治療。老師於是同意，於下午三點半做了CT。當晚，醫院又安排了肺科專家會診，醫生們都表示，要待次日看到CT報告，才能確定。

第二天（18日）上午，CT檢測報告出來了，顯示老師肺部有真菌感染，另有一小處有些陰影，如要明確，必須再做進一步複雜的檢查，那是很痛苦的。

下午兩點多時，醫生過來了，認為老師一來年事已高，二來太瘦，所以不建議再做這樣複雜的檢查，也擔心檢查過程中，萬一有意外反而不好，故而對老師說：“我們的能力到此為止了”，馬宏達接著說：“老師，接下來要靠您自己了”。

老師聽到後，立即寫下：“明白 好！！”

幾天來，老師躺下的時候少，多數時間是坐著的，但不一定盤腿。此時聽了醫生所說，也表達了自己的瞭解後，開始活動頸部、腰椎……，半小時後再一次活動，經過兩三次之後，即穩坐不動，像他平日打坐那樣。

直到傍晚，守護的宏忍師父等人在旁，看到老師仍然坐得很安詳，一夜在氣定神凝中度過。

19日晨六點40分，在旁的宏忍師等，忽然聽到老師身體中有一個戛然而止的聲音（像開關突然關了一樣的聲音），發現老師鼻息沒有了，脈搏也極微弱，近乎沒有了。於是立刻通知醫生，心電

圖檢查顯示出來的是直線，間隔很久才突起一點點的狀態。這時在旁邊的，有宏忍師、小牟、小君和護工，以及當夜在休息室值班的小崔和小許。

不到十分鐘，國熙夫婦來了，此後南宋釧、南小舜、李素美、沙彌、阿嘉、馬宏達、謝福枝、馬有慧夫婦、小烏等，得到消息陸續都來了（來的人還有不少，無法細說）。

醫生和南小舜（中醫）都看了老師的瞳孔，並未放大。

於是大家共同商議，決定下午兩點送老師回大學堂，謝福枝立即回大學堂安排接應。

兩小時後，南小舜再驗老師的眼睛，瞳孔不但並未放大，而且臉頰華潤。

回去所乘坐的不是救護車，是大學堂三排座椅的車子，由小許駕駛，沙彌坐在副駕駛位，第三排座位是馬宏達和王洪欣（學校拳術老師）二人，在他們腿上鋪放軟墊，南老師躺著，周圍用軟枕墊著。

第二排座位向後轉，與第三排相對，上面坐了四個人，阿嘉、小牟、小烏和馬有慧，他們面對著老師隨侍。

就這樣，於 19 日下午兩點多動身，四點多鐘就回到了太湖大學堂。

老師在醫院五天期間，病房中 24 小時輪流守護的人有：宏忍師、照鳳、小烏、小牟、小君、南榮榮和那位護工，還有馬有慧、何碧默。

最後的時光

老師回到大學堂後，即放躺在他臥室的床上。臥室外一間是書房，書房外是醫藥室，室門通走廊樓梯，是老師出入之門。

19 日當晚開始，護持老師的有三人，各在一間屋中，每天兩班

輪值，共六人。參加護持的人共有 20 餘位，有人輪值多次，有人只有一次不等。

次日，南家兄弟家人前來，講到老師有關的許多事項，這是重大的事，當即請來李素美、李傳洪姐弟，還有馬宏達、李慈雄、呂松濤、謝福枝等，大家共同商議，先組成七人護持小組（宏忍師、素美、南一鵬、宏達、慈雄、松濤，我為召集人）。

小組每日晚飯後在主樓會議室聚會，先由宏忍師報告老師情況。實際上聚會時大家都可參加，都可以發言，並不限這七個人。

當宏忍師報告老師的情況一切平靜如常時，大家卻有不同的意見；有些人認為，19 日上午，醫生已宣告“不建議作進一步檢驗”，而且心跳、呼吸和脈搏也沒有了，說明老師已經過世，現在應該處理後事。

另有一些人認為，在醫生宣佈放棄後兩小時，老師的瞳孔也並未放大，況且，氣住脈停本來是禪定的現象，老師 1970 年代，在臺灣也曾由醫生測試過；當老師進入禪定時，也是氣住脈停，心電圖上呈現一條直線時，當時把醫生嚇壞了，以為老師休克死去了（《禪門內外》一書中曾記述此事）。所以，認為現在的老師，是入定狀態，不是死。

大家爭論了一陣，結論是發佈消息，老師在禪定中。這是根據守護同學報告的，老師看起來仍像平常一樣。

連續幾天，情況困擾著每個人，老師仍然平靜的躺在那裡。直到 28 日的傍晚，從香港來了兩位醫師，林德深醫師和他的太太李丹醫師。

林醫師是國際知名的遺傳醫學專家，李醫師是神經科專家，他們二位醫師在醫院服務，都有很多臨床經驗。過去他們也常來拜望老師，探究生命的各種問題。

28 日晚，二位醫師在主樓會議室與大家見面，他們先說了基本

的醫學常識，並講解西方醫學對死亡的定義。

初期是當生命現象沒有時（呼吸停、心跳停、瞳孔散大），就認定為死亡。後來因器官移植的需要，再加上一個腦波停，才算死亡。

不過亦有報導，有人在被裁定死亡之後，又恢復生命跡象。

所以，以往醫院所認定的，沒有生命現象就算死亡，絕對是有問題的。據醫方研究發現，美國在一年內就這樣被誤判為死亡的，有七千人之多。

所以，在西方的醫學界，對生命終結的判定，越來越複雜困難了。

二位醫生說，目前針對南老師究竟是處於禪定還是死亡的情況判斷，應該分成兩步：第一步：檢查是否有生命現象，如果沒有生命現象時，必須再作第二步：檢查是否有死亡現象，二者具備才算死亡。

所以根據二位醫師的闡釋：南老師沒有生命的現象，不能就判定為死亡。由此來看，老師 19 日離開醫院時，絕對不是“已死”。

29 日上午十點半左右，兩位醫師帶著醫院借來的儀器，去給老師作檢測，陪同去的有南國熙、南小舜、宏忍師，一共五人。

詳細檢查之後，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才完畢。醫生們根據各項檢查資料，仔細研判，然後林醫生在主樓小組會議上宣佈：“南老師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，部分身體已出現死亡跡象，身體不可再用了”。當林醫師講到這裡時，忍不住忽然大哭，不少人也一同落淚……

下午四時左右，本地的法醫確認了老師的死亡診斷。

於是晚飯後，小組代表在餐廳對大家正式宣佈老師死亡的訊息。

忍住悲痛後商定，於 30 日晚火化遺體，那是中秋月明之夜，就在太湖大學堂院中舉行。

老師的大事

古道師對於辦理道人身後荼毗事，有很多經驗，此次老師的大事，也由他操持，謝福枝協同安排一切。

火化共用兩千斤木柴，這些木柴原是大學堂院中的樹木，8月8日那天的颱風，吹倒了約有一百棵樹，其中還有一棵老師窗外的鉅大銀杏樹。這些樹還來不及處理，倒在院中，到了9月底已吹曬乾了，就陪老師一起走了。

當日送葬仍依古禮，晚六時三刻開始，老師的兒孫多人扶棺，由僧尼前導，隨棺前行的是家屬、親友、學生、大眾等，一路本師釋迦牟尼佛聲響徹庭院。

遺體封爐後，宗性師帶領舉行佛教祭拜儀式，再由各方代表致辭後，於八時舉火。大眾隨即跪拜唸誦迴向至深夜。以後的幾天，日夜都有同學自動守爐。

10月5日晨四時半，舉行開爐大事，大家心情五味雜陳，都很緊張。開爐後，但見棺下所墊的三毫米鋼板已經扭曲，再檢視遺骨，赫然看到老師頭骨依然完整，宗性師和古道師都說甚為罕見。

其他舍利也有，形狀不一，全部密封裝罈，寄存穩妥，沒有任何外流。

老師早就多次說過，不願留下什麼遺骨舍利，2006年老師曾有一信給峨嵋山通永老和尚，特別說明此事。因為早年佛法為得大眾信心，比較重視此事，現在已無必要，反可能引發人的迷信，更可能引起爭奪之風。

但不知為什麼，老師的遺骨竟然被保存下來，大概是事態演變的自然結果吧，這也就是天下事。

再說老師的逝去，醫生所說“部分身體已出現死亡跡象”，顯

然是一兩天前才開始的，如果是早幾日逝去，死亡現象絕不會是“部份身體”，而應該是多處或者全身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老師從19日到27日的狀況，到底應該如何解釋？

按照張尚德教授6月26日在達摩網站所說的，老師“捨報，呼吸停止前，身內像電開關一樣，喀嚓一聲，停止呼吸”，他認為19日晨，老師是捨報去世了。

按照另一個網友所說，喀嚓一聲，那是入禪定現象。

再根據兩位醫生的闡釋，19日老師離開醫院時，絕對不是“已死”。

照顧老師的同學弟子們，無人敢作任何判定，只能小心觀察照顧。

老師一生致力於文化的傳續，從事生命科學的研究和實證。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留給後人的仍是一大課題，要從科學的立場來證實，不能迷信。

自從老師閉門謝客直到最後，我未曾看過老師，也未到醫院去過，因為年紀大，幫不了忙，反而會使別人擔心。但我隨時隨地都在關注，都有消息，在我寫這幾篇報導時，也再與多數在場者求證無誤。

另外，當時參與隨侍老師左右的人，對各事都有記載，也有錄音，更有照片。不過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生老病死誰也免不了，至於如何生如何死，也是各有因緣，他人雖有心幫忙，恐怕也是無能為力的。

送葬回來

西方人有句話：送葬回來才是悲傷的開始。因為忽然發覺，心

中最重要的人，真的走了，再也見不到了。更何況，那個再也見不到的人，是自己生命中的一盞燈，照亮自己前行的路；更是自己生命中的倚柱，支撐著自己脆弱迷茫的心靈……

可是，燈忽然熄了，柱子也倒了，剎那間天地變色，哀鴻遍野……

2012年春的一天，看見老師進入辦公室，我就說了一聲：“老師好”，豈知老師立刻回答一句：“不好”。我正要再問一聲為什麼時，老師卻說：“昨天夜裡太難過了，當時我就想走掉了”。

我立刻說：“老師你不要這樣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老師又很嚴肅的說：“我給你說的是真話，太難過了”。

我愣在那裡，無話可說。當時在辦公室裡還有好幾個人，都聽到了。（我相信老師要走，立刻能走掉的。）

同樣的話，幾個月後又有一次，老師又說：“昨天夜裡就想走掉了”。這種話聽到大家耳朵裡，有千斤之重，萬斤之重……

但是老師兩次都沒有走，工作更勤奮了。

“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”這句話，好像正是描寫老師的一生。早年老師常說：“只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勉強做一點事”。當時聽到覺得那只是一句沒什麼意義的話，是隨便說說的。幾十年過去了，所看到的，老師的辛勞和無奈，豈有任何言語文字能描述萬一！

回想1970年成立東西精華協會時，那種複雜和困難，甚至連朋友之中都有人誤解並且反對的。

老師另一句常說的話是：“明知不是伴，情急且相隨”。老師一生為文化的傳承努力奮鬥，為了這個高大的目標，常常不得不與“非我族類”合作（1970年代已經有不少同學目睹過這種事，當時我也不能諒解），代價多麼大啊，只有自己承當。

有一天，在太湖大學堂，有人向老師稟報做事的種種人為障礙，老師叫他忍讓，最後老師說了一句：“我都能忍，你有什麼不能忍

的！”（這是忍辱波羅蜜嗎？）

培養自己悲天憫人的胸懷，原諒他人的無禮，忍耐別人的愚昧，憐恤他人的無知，更要反省自己的貪嗔癡，這不就是老師的教化嗎？

身歸何處

講到老師最終的種種事，引起很多朋友們發表高見，或由情而說，或由理而言，有的觀點在細微處，有的觀點在廣闊處，立場各不同，見解有高下，或片面，或全面，雖稍見爭端，終不失君子之風，令人受益良多。難怪孔聖人說：“三人行必有吾師焉”，高人之後有更高的人。

這不免使我想起老師常說的一句話：學佛是要學解脫。大概做人也要知道解脫，不要被自己的見解困住，變成我執。

記得1990年代之初，為了老師的書在大陸印行簡體字版，我常去北京。有一天我與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李家振先生，一同前往潭柘寺（古話說：先有潭柘寺，後有北京城）。

由於佛研所租了潭柘寺一處院落，老師得知後，囑我也在該寺租一個地方。

當時老師在香港，未來行止未定，大概是以備日後之需，所以想租寺中一處地方。也因為聽說清朝的康熙和雍正二帝，常到那裡小住修行，所以那個古寺頗不尋常。

豈知老師又說：“頂好全部租下來”。我大吃一驚，立刻對老師說：“這個潭柘寺太大了，租下來怎麼辦？”

於是老師說了一番話，意思是，潭柘寺背後山巒之處有不少山洞，將來他要住進去，死的時候就自己死，病痛喊叫也好，反正無人聽到，就這樣不知所終……

老師的一番話，令人忽然明白一點，什麼叫解脫，什麼是瀟灑。

老師的願望是不麻煩任何人，死後也不留下任何身體遺跡，以免造成後人是非口舌之爭，遺物舍利之爭，更免除建塔建紀念館之耗費，順便也減少人們貪心爭奪的惡業。

反正“不知所終”就不會有什麼爭奪了。所以“老子西去不知所終”的歷史，說明老子真的了不起。大概那時老子的“粉絲”不多，偉哉！老子。

寫到這裡，又想到大約 30 年前有一次，老師與幾個同學正在閒話，說到彌勒菩薩未來龍華會的事。當即有個山東同學王徵士（《懷師》一書中有他的報告）說：“老師，將來我們在龍華會上再見”。

但老師的回答卻語驚四座，他說：“我跟你們不會在龍華會上相見……”同學們聽得正目瞪口呆之際，又聽老師接著說：“因為我早已發願，生生世世要來度衆生”。

話剛說完，只見一個同學已經流下了眼淚。老師要生生世世來這個世界，幫助我們這些愚痴的衆生，這是多麼宏偉無涯的大願啊！氣吞山河……

老師到底是何等的人？真覺得自己太痴太愚了，常常糾結在雞毛蒜皮的爭論中，連小事都不能解脫。怪不得古德說，這是：“螺螄殼裡做道場”，目光如豆，心念計較的事，只在豆子那麼大的範圍之中，說話的口氣倒像是個領導……

在老師最後三個月的過程中，我未盡任何照顧之力，對於日夜隨侍老師左右的同學們的辛勞和內心的煎熬，我的感受極深。此刻，我要對他們的謙恭和忍辱，致上最高的敬意和無盡的謝忱……